

散文組



散文組總評：新浪靠近

楊佳嫻

出身高雄的學者散文家陳芳明曾說：「在書寫散文時，我是不怕『我』的。即使刻意隱藏自我或壓抑自我，『我』並不會消失，更不會泯滅。書寫本身正是一種欲望的釋放，也就是把潛藏在體內的意識流動挖掘出來。」他認為，無論是一思維上的自我（self），還是心理上的自我（ego），都是他散文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蘇珊·桑塔格也曾表達過另一種文學觀念：「如果文學作為一個計畫吸引了我（先是讀者，繼而是作家），那是因為它擴大我對別的自我、別的範圍、別的夢想、別的文字、別的關係領域的同情。」看似相反，實則可以是並存或表裡，對自我的深刻挖掘往往避不開人與環境的糾葛，而堅守個人視域地關注自我以外的世界，共同構成許多文學家的一切創作。

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的五位評審（劉克襄、焦桐、楊翠、凌性傑、楊佳嫻），從二百多件符合參賽標準的來稿中，投票選出十二篇進入複審，現場陳述討

論後，再篩選出六篇進入決選，分別是〈建國第二公寓〉、〈降B調〉、〈神軀〉、〈魚〉、〈造船廠的童年〉、〈自白〉，題材各異，面向甚廣。最後以這六篇評分定出名次：由〈神軀〉獲得首獎，〈魚〉獲得評審獎、〈造船廠的童年〉獲得優選獎。

參賽作品中相當一部分是以高雄文史、景點、特產等作為題材，不過，這種寫法容易流於人云亦云，反而難以脫穎而出。能不能在在地史地與文化敘述中織入個人獨特視野與感悟，從土地與人的互動裡轉出活生生的芬芳，仍是評審們考慮的重點。本次進入決選的〈建國第二公寓〉和〈造船廠的童年〉，都是能夠將高雄生活生動而豐富地表現出來的作品，既有自我探看的目光，也有從自我延伸出去的寬闊景觀。〈降B調〉則以西式音階中相鄰的兩個音作為貫串全文意象，抒發校園內的同性情愫，以及對於同志處境、心境的思索；九〇年代以來，書寫同志題材的各類作品快速增加，也早已產生臺灣自己的同志典範文本，〈降B調〉的細緻清新，仍使人眼前一亮。〈神軀〉則寫具有靈通、神附能力的父親，揣想那種無法控制自我、身體成為神的容器的感受，有親子之間的情感連帶，也有人神之間的感應。〈魚〉則是相當耐讀的散文，文筆克制、輕省，卻能以輕馭重，寫魚這樣的另一個生物體，與童年、母親、外婆的牽連，從中透顯出對生命的悲憫。〈自白〉則比比〈魚〉更為簡淡的筆觸，敘說陪伴照顧長期病人在生理與心

理上的消磨，寫病，寫凋零，寫疲勞，卻沒有濫情堆砌，非常難得。

這六篇入圍作品總體水平很高，評定名次後揭曉作者，才發現多半年紀很輕，亦仍在大學就讀、高中剛畢業者。在人人都說文學不景氣的年代裡，事實上仍有不少文學青年願意浸浴在這門曲折的藝術裡，實在是可喜而令人欣慰的。

◎林徹俐

神軀

散文組首獎作品



林徹俐



作者簡介

林徹俐，生於臺南最南端與高雄交界的沿海小鎮——灣裡。東海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曾榮獲 104 年藝術新秀補助、府城文學獎、紫荊文學獎、懷恩文學獎，作品常見於《幼獅文藝》及報紙副刊，亦有採訪紀錄登於《聯合文學》。

得獎感言

我成長於高雄與臺南交界的沿海小鎮，海岸公路綿延至高雄，一路共享同一條海岸線，因此打狗鳳邑作為我人生第一個首獎，格外有意義。去年甲午年的動盪，正逢寫論文尾聲的寒冬，冷似乎將生活封鎖於某個時空，打繞了好久，卻找尋不到出口，那時渴望有另一個自己來救贖，救那一年、救自己、救父親，救所有的一切走出冬天，讓南臺灣炙熱的豔陽照在大地。寫作十多年，浮浮沉沉，有時覺得自己也許就逐漸流於日常生活裡，而漸漸被文學淘汰了。時間的河流了好久，正當水逐漸乾涸，不甘心放棄卻又無力改變，還好水又復來，我知道水會一直流下去。

沒有神與父親，幾乎就沒有我的創作。

感謝家人以及寫作路上給予支持的老師與夥伴們，還有無限支持我的 S。

神軀

林徽俐

我從沒問過父親，如何應覺神，神的進入，那是怎樣的感覺，像特務行動，是祕密，他不曾說，彷彿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如同我們吃飯、睡覺以及排泄，或是坐在馬桶上發呆。

那段天氣極寒的日子，習慣在凌晨時分才走進浴室裡，將水溫調得極熱，在拆掉浴缸的磁磚地上，將自己縮成一具嬰孩，蹲在蓮蓬頭下讓水靜靜地沖刷，要蝕去一些什麼，恍惚看著那水悠悠螺旋地流入排水孔，蓮蓬頭向上如一座噴水池，水花四濺，卻無法許願。想學貓那樣試著蜷縮進大臉盆裡，讓自己感覺溫暖，卻露了大半出來，在白霧之間痴呆望著身體，像小說裡白玫瑰坐上馬桶上望著自己的肚臍。

坐著的時候，將肚子上疊起皺摺的脂肪捏起又放，放了又捏，一開始只是無意識地重複動作把玩肚皮，後來我想起很多事。幼時晨起被喚至浴室刷牙洗臉，許多的時間，我其實都在浴室裡計算眠夢，最舒適的位置是浴室門邊，坐在浴室藍白色的馬賽克磁

磚上，手肘放在門檻，頭輕輕地靠著門，浴缸上方的小窗戶，有陽光筆直奔跑進來，投射在臉上，小小的浴室像一具輕柔的泳圈，承載著我在一派蔚藍而無人、安安靜靜的泳池裡，如同獨自在大海漂流那樣靜謐，自在聆聽著水聲在眠裡悠遊，穩穩陷入那樣的漩渦裡，可能溺了也不自知。有些更困的時候，習慣性脫下睡褲與內褲後，坐上馬桶向後靠著水箱，或微微側身靠著牆壁，進入眠夢，意識迷濛間有細細的水聲流進耳裡，也有風從通往陽臺的木門下方扇葉狀的透氣板碰觸到我沒有穿褲子涼晃晃的身體，好像有什麼鑽進身體裡面，不是很確定。是不是有另一個我，正在刷牙？每一次敲門聲打破了夢，我都以為自己已經完成了盥洗程序，直到大人手指抹過我的眼睛，那黃色結晶的眼屎，理直地黏在他指尖上，才發現真實的樣貌。

有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或者有沒有另一個我。國中時有一次我和同學在公共電話亭巧遇三年級的學姊，我是認識她的，忘記什麼緣故認識，掛上話筒她和我們聊起來，那時我視線高度恰好落在她鼓起的胸前，發現她白色襯衫透出淡黃色的內衣，胸前繡學號的那兩行字體，顏色好像和大多人的有很微小的差異，我一直想看出什麼來，好奇眼睛還是繡線的顏色出了問題，於是手指自己往她胸前如點水般，很輕很輕地點了一下，那瞬間時間彷彿停止，我們好像沒有在呼吸，只有秒針仍維持步調走了一圈。然

後她嚇到了，我也是，如一場夢境墜落後的清醒，她罵變態、噁心的聲音迴繞在整個校園裡，碰撞牆壁後又折回我耳旁，像天使的光圈那樣，形成一個圈罩在頭頂上。而後我們不再接近過彼此，回教室的路上同學用奇怪又驚慌的口吻頻頻追問我為什麼要那麼做，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做了嗎？

毫無記憶，甚至身體也沒有，對於手指頭碰觸到胸部的觸感，一點也想不起。那是我嗎？在眠夢裡遊走，會打開冰箱大把抓起食物往嘴裡塞，或打開門走到夜晚的街上亂晃，而醒後卻完全丟失了記憶。沒有察覺的時空中我確確實實靈魂漂浮了，或者它自我身體隱匿而後飛去。在眼鏡行對老闆說自己近視只有一百度，卻在拆封後戴著少了兩百度多的隱形眼鏡，任由機車載我在巷弄裡奔馳，世界上了一層膜，而我在其中，像舊時綜藝節目那樣用猙獰的臉要穿破，又被膜彈回，我看見馬路起了波浪狀，公園裡的樹連樹幹都在晃蕩，車子的輪胎都沒有著地，眼前風景都像調色盤那樣模糊地混在一起，那時我剛從中醫診所領了藥包出來，好似開門進入另一個時空，但那是現實的漂浮扭曲變化。在恢復意識的時候，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回答，或許那剎那光與光之間交疊的夢遊裡，我的靈魂它暫時性消失。

後來我不斷追溯家族史裡關於夢遊，猜想這是種隱性承襲且難以擺脫的病症，像一種藤蔓在身體內部擴張，蔓延並包圍所有皮膚下看不見的器官，在必要的時候發作，不痛不癢，但結痂的傷口會告訴你，那些裂痕，有血。

父親被神明附身起乩時，發作起來會生氣，激烈與鬧哄一再重複與交疊，有時一把香往頭上扎，那鮮紅就流洩，所有人還要去按捺神明的脾性，深怕惹跑了神。

我羨慕父親他有正當理由花很多時間離開現實漂蕩虛幻裡，而沒有人會責怪他。父親澡後，在白色三花牌內衣褲外面套上整齊的外出服，並且刷過牙，像一種隆重的儀式，在客廳裡的長椅正中就定位，他必須進入另一個身分。偶會放鬆打幾個哈欠或聊上幾句話，便坐定莊嚴之姿，在煙霧飄渺中，有東西進入他的身體，他成了另一個自己——神。神在時，父親不在，所有人都知曉軀體裡的是神，問神的人獻上祈求，並聽令於神，神發怒的時候，眾人都懼怕神走而安撫，但此時誰會問父親的靈魂被藏到哪裡去，是否在沒有軀體時，無形飄蕩於空氣中。

神離開祂的軀體而進入父親，父親的身體的腔室如一個容器，必要時靈魂讓位於神，空出位置好以將神安座，靈魂與神在洞裡來來去去。如冰箱裡那些保鮮盒們，身體

裡面裝過一批又一批食物，然後在進與出的穿插間逐漸因侵蝕漸崩毀。

我從未見過神的模樣，取代父親靈魂的神，如一種摸不透、指尖觸碰不到而無感的抽象存在，甚至無法精準確判祂的存在。

放空的時間裡，我時常想著，是父親使神行使神救世之責，抑或神使父親能當神，在某些時刻能臨高居上。問神的時候，大多我都保留了我的真心話，我猜想或許祂還是一絲父親，那是不能被窺探的祕密。有神，因而父親的人面網狀漸張舉，問神的人不斷為祂燃起手中一支又一支沒間斷的香煙，小香爐中的木屑煙霧也裊裊，不斷竄進父親那具載體裡，這些過多供奉的煙是神吸納還是父親，問神的人會知道嗎？

父親活得並不像神，沒有太高的身體能位在高空觀看，不抽離，無法避免過多的災異，缺乏預知自命的能力。那些命理簿上算著的生辰好壞，總不是他的。在意過多灼熱的眼光和言語，如我心裡那些微渺的恐懼，總是恐臆著是不是在說我，懼於被鄙視厭惡，總是選擇用無所謂來蓋過波動的心跳。

那些問神的人，神來的日子必定到場，神不來的日子總讓我們家回歸自然而寧靜的日常，僅僅留下過多的評論當作紙屑，好似秋落葉不斷地墜落，沒有神的日子，誰說過話了？每一回，在打過招呼後，我都刻意將這些人臉的辨識，從腦中刨去，我想著

自己和他們之間幾步的遙遠距離，可能僅此一次的擦肩而永恆的過。若父親只是父親，他的軀體再也不能出借給神的那一天，是否那些留下供品的主人、電話那頭的聲線，都會溶解成泡沫般的幻影，消失於最後一絲爐煙揮散時。

小的時候，聽過一則傳說，在農曆七月間，在太陽下山前要將竹竿上的衣服收進，否則鬼魅幽魂便會附於衣服上。那些東西沒有形體，不易被發覺，我時常來不及在夕陽隱沒前收衣服，總想著當我穿上夜涼的衣服時，幽魂們是像纖維那般進了衣服裡，藏匿於衣服上呢？還是在衣服套入身體後，與我的靈魂重疊，或者取代。曾有過那樣的念頭，若靈魂被侵蝕了，而成另一個內在非我的人，可能會擁有一些超越的能力，或鬼神。那麼便能控制命運吧？

無數夜晚裡的一個，幾個混亂的人影現身在監視器小小的螢幕上，家人與陌生人在月光下的影子混雜凌亂，忘記了那不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撥出三個數字碼認真地表達，而不是孩童的惡作劇，慌亂的手還在抖，電話那頭疑似問過我為什麼撥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回答了什麼已不復記憶。試圖像裝底片那樣，自前端拉出些許片段，母親坐在黑幕的客廳裡，告誡著不要打燈，她抽咽著近乎昏厥，頭上被套進一個大塑膠袋，說是讓她換氣。父親的厚外套多了裂痕，棉絮從那些邪惡笑臉般的缺口吐了出來。父親成

為一具傷體，而神沒辦法進入他。

第七天的夜晚，我睡在靠窗的那個房間，抽取幾張睡在那張父母親曾睡過的記憶片段，忽然想起一回我的靈魂抽離。先是做了個夢，內容是什麼在醒後早已空白，而後從額頭開始大量的汗珠猛發，我感覺到自己像被釘牢或綑綁在那張父母的雙人床，四肢僵直無法動彈，慌張地想大聲呼喊，張大了嘴但喉嚨裡發不了一點聲音，恐懼不斷隨心跳增長，環顧整個房間小夜燈的黃光還亮著，桌上關著的老電視黑色螢幕沒有投影出我以為的鬼影，然後我便看見床上閉著眼睛的自己，安安靜靜如深眠那樣躺著，而我站在床邊的電視螢幕前。

好幾次發高燒在昏沉中，靈魂恍惚，好像一眨眼就會消失；偶爾吃助眠藥時，藥效發作，有什麼好像從後腦鑽進，意識逐漸渙散，在進入睡眠的最後一刻，我常想到底是我遺失了自己，還是什麼侵入了我，而原來的我呢？

那些冬夜裡，我總是在等待天亮，在夜裡追逐著一些也許不會實現的願望，受了傷但卻假裝沒有，吃著中藥，可是身體在逐漸失去痛覺，我沒有哭，但是為什麼心裡還是不斷浮現那些聲音說：「妳知道我為什麼討厭妳吧？」一句一句都入侵進了身體，體重並沒有改變，但是卻在逐漸消瘦，大概是靈魂一點一滴都流掉了。

也許我們都可以沒有了自己，我這麼想著。

我學父親先進浴室洗了很熱的澡，換上很乾淨的衣服，然後在神明廳裡先在淨香爐裡放燃燒的一小木條，覆蓋上木屑，任由煙霧包圍整個空間，再燃起五支香，我學著父親的眼神及口吻，貌似虔誠地向神訴說，再依序將香插上香爐，中爐三柱，其餘各一，小心翼翼將香插直。我跪在神前，心裡默念著，我們約好了，我可以的。我期盼神會來，並且願意交出自己空蕩的內核，歡迎進駐。請將我帶向一個難碰觸到而崇高的神祕境界，一座有神光照耀能賦予救贖的聖殿，只有神能到達之處。

那段時間裡，我時常做那些關於死亡的夢，如同電影裡走在海邊的送葬隊伍的後頭，夢裡有死亡的人，棺木搖搖晃晃被抬著，冥紙自頭上灑落，活著的人沿路哭著，哭著走著。有好幾年，我仍不時會夢見死，也閉氣幻想著躺在棺木裡與冥紙、陪葬物，共同封存於無光、無空氣的空間裡，那樣就是死吧。醒來之後常恐懼，也有幾次，真的有人那樣走了。我害怕自己，成為某種感應體質，帶來黑暗，像一個懼高症的人站在高樓尖端行走，隨時會墜落。

想相信神，想安撫起伏的心，但我始終沒有真正靠近過神，每當要從神龕上將神請

下時，因為是陰性女體，從沒有擔任過捧神的旗手。記得那些鄉土劇裡，每一集神蹟顯世之時，劇情通常在主角們拜神後，神在一旁觀看、施法，或在人無意識突然入侵，而主角清醒後記憶也不復存在，看似不在的時間裡，神改變了什麼。我想那樣地相信，神會來，會來吧。會改變什麼的。

彷彿被噴了乾冰，當火不斷燃燒著成灰，白霧充斥整個神明廳，學父親一上一下舉起手，閉上眼，從齒間吐出氣，有什麼自身後慢慢靠近，無法確定身體能否容納，但隨後我告別了自己。如同那些突然被附身的人，哭了起來，高昂時用點燃的香刺上身體，搖晃身體唸起那些文雅的臺語，我下了樓，漂浮於空間裡，手指過一些地方，暫停了時空，沒有仙女棒，但是施了一些連自己也不知道的魔法，懲處做壞事的人，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了刑罰，他們會驚嚇而慌亂，像我家人那種神情，也許會求饒。再用紅墨水寫了幾道符而後燃燒，讓灰燼飄散在空氣裡。我還看見了另一個父親，於是伸出手拉了他。抽出的底片曝光之後，重新裝入。這一集的結局會是的，片尾要記得加上介紹神蹟的故事，可是少了能現身說法的人。

回歸平靜的時候，像時光機的隧道，穿過很長的一段路，發現了盡頭有光，走出去之後，是一片明亮而湛藍的海洋，海是一片寧靜，海水透明的藍折射了光，很刺眼。神

明廳裡神的容貌依舊，煙霧已散去，而我還是我自己。

客廳裡清晨的微光透了一點進來，母親頭靠著長椅的一端睡著，房間裡父親蜷曲著身體，混著紗布裡藥物的味道，發出孱弱的氣息。我走進浴室裡，脫衣服時還有香灰殘留的味道，一點一點的黑色餘灰黏在頭髮上。坐在馬桶上打瞌睡時，陽光窗戶照進來很亮，想不起昨夜是否有夢，淺淺的眠裡，沒有夢，沒有人來叫醒我，沒有感覺有東西從門縫裡進來。

而神呢？父親呢？

沒有見過神，不知道祂是否在那神像軀殼裡，還是如父親所說雲遊四海，而作為神之乩身也只是替代，父親把身體借給神，在某些時間裡自身主權喪失，成為一具載體。他是父親還是神，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一個空白題。

他擁有陽性體魄，能夠在神需要的時候被使用，應該也算神的一部分，但為什麼某些不可測、無法放入掌中的神祕感，同身體不斷地在急速下降與垂墜。是不是神要離開了，所以人會逐漸成為被棄置並逐漸腐朽為空殼載體，還是合理地解釋這是成為神的挑戰過程，叫做劫數。

若帶著父親去看病，心理醫生或許會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夢遊病症，是假、是虛幻，會說很多精神症狀名詞。在病歷表上填上緊密的英文字，搭配一些藥物，但不能連同化掉的符混合陰陽水一起喝下，然後我們都不再擁有另一個自己或別人在身體裡，夢遊痊癒。

〈神軀〉評語

楊翠

〈神軀〉所寫的，是關於身體與靈魂的關係，全文著重於三個角度：其一是人的身體的靈魂的若即若離；其二是人\神\鬼，各種靈魂與靈魂的重層疊複，我與非我的爭逐；其三是家族史的視角，女兒與父親，兩種不同的物理性身軀，神的進入與夢遊，兩種不同的生命浪蕩遊走的狀態，理所當然與不得不然。

本文有幾個特點，首先，文字凝鍊簡潔、有詩韻，風格介於實感與空靈之間，在書寫身體經驗時，彰顯出一幅感官纖細熾張的知覺空間；在書寫靈魂的遊走或張惶碰撞時，又精確地呈現了那種流離感、不確定感。其次，文本對於「神軀」的概念，深刻地掌握了幾個不同層次的意涵：父親身體之為神的容器、自身與家族的夢遊身體、民間禁忌中鬼魅附著在人的衣物間，衣物成為身體的延伸等等。

但最後，本文最有意思的、寫得最出色的部分，是文中的敘事者我對於現實父親與「神軀」父親「究竟在哪裡」的探問；問神時，父親在嗎？神沒進來時，現實父親又

在哪裡？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見證父親「神人」的女兒，她演練著，演練著欲如父親一般，準備讓神進入，然而，神卻從未有進入她的陰性女體的痕跡。

於是，這一切精神上的多重遊蕩或迷路，無關乎神，而關乎家族。這是一道比神還神祕難解的習題。

◎ 邱意恬

魚

散文組評審獎作品



邱意恬



作者簡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畢業
曾獲得第二十二屆金犢獎文案對白類銅獎
文學作品〈恰喀森林〉曾收錄進《九歌一百年度童話選》

得獎感言

我很喜歡看書，過去尤其擅長構想各種奇幻的荒誕故事，因此面對平實的生活題材就像與不熟悉的人攀談般，十分生疏，直到近幾年開始動筆寫作才發現描繪寫實的樂趣，目前我仍在探索中。過往的經歷被文字敲敲打打，壓縮再編織，放入架上整齊列好，這個過程實在很有意思，也使我不禁期待未來空白的日子又會如何到來。創作一事對我意義非凡，永遠令人振奮，生活因它而變得細緻，人生的高低起伏也因它而顯得有意義。感謝評審肯定，感謝使我開始接觸文學寫作的大學恩師，也謝謝給我靈感的一切微小事物。

魚

邱意恬

無論家搬過幾次，總有一個朝向北方的陽臺在冬日送來颼颼寒風。落地窗對面只剩大片藍黑，那片靜透的玻璃似一面沉沉的冰，將風阻擋在外頭卻隨寒氣恣意流動在地面的白磁磚上。

此時我們便明白又是曬一夜干的好時節了。

母親將洗淨的肉魚用鹽醃漬，再以清水洗去鹽巴。指間的紅繩輕巧地勾住魚鰓將魚掛在陽臺的枯檸檬樹上。一夜之後趁太陽剛起，晨光仍溫和時將魚收入室內，經過清水洗淨就可收回冰箱保存需要時再取出來烹調，這也就是我們口中的一夜干。由於家住高樓因此不用擔心車輛來往揚起的灰塵汙染，經整晚寒風吹拂拉提，魚身表面緊繃乾燥，薄薄的銀光萎縮成銀灰皺褶，將鮮美封存好似長者老皺面容裡那飽滿的人生歷練。

每當母親製作一夜干時我只跟在旁邊而不參與，幾次看下來總覺得醃魚步驟像某種淨身儀式。

經水澆淋，魚又恢復一些銀色的光澤，魚身有如海面波光，有如夜晚星芒，又好似一面剛落海底的鏡子，令人想起牠在海底裡游動的模樣，即使我未曾見過。枯萎的檸檬樹僅剩乾硬的樹枝與密麻的刺，枝幹細瘦，為爭取大樓中珍貴稀少的光而掙扎彎曲的褐色軀體，遠看如提著四隻魚的老嫗，黑夜之中實在不敢靠近。枝上的魚在風流中旋轉，如檸檬樹垂下銀葉在月光出雲時閃動細碎光輝。我隔著一扇紗窗玻璃門還不夠似的，決定躲在相隔五步處的矮櫃後面偷看牠們擺盪。最初覺得有趣，卻忽想起剛剛的海中想像，只好趕緊離開忘記牠們的存在，忘了自己的罪惡感。

魚對我，似乎是一種特殊的存在。我愛吃魚，也愛賞魚，但並不愛魚。如此要說究竟是愛或不愛只能形塑一些矛盾的解釋，優柔寡斷彷彿挑選伴侶，既不乾脆也不痛快，因此我只能將牠定義為「特殊的」。

有一陣子小學裡非常盛行養觀賞魚，校外商人在福利社旁擺張長桌就是孩子們下課必光顧的小天地。塑膠杯透明質薄，軟軟的杯身一捏就歪，清水在杯中搖搖晃晃與塑膠杯一起結成冷色的果凍，彷彿手中捧有一座冰涼的小湖。容器如此簡陋，用以販售小動物是否道德，僅小學中年級的我們對此仍難以分辨，我在長桌前左選右挑最後大致理出兩個最愛：紅繡球與非洲王子。我喜愛紅繡球的短巧靈活，朱紅均勻，在水蘊草間穿梭

真有如一顆紅繡球，人人目光都繫在牠身上。卻也只因太多人愛紅繡球，在最後一刻我放下杯子選擇拿走「非洲王子」。非洲王子不是常見的魚，自小我對美醜的分辨就十分明確固執，可惜這位王子並沒有長得特別好看。修長的魚身約兩公分長，顏色是少見的鮮黃色，背鰭和腹鰭皆呈現黑色，真像蓄有山羊鬍且長髮披背的男人。牠不似其他魚好奇、急躁，只沉靜地在杯底讓水草輕撫牠的背，優雅地撿起飼料絲毫不使水面有任何波盪，好像水中沒有牠的存在一樣。每每見他人手中捧著紅繡球，我還真想問自己為什麼選了非洲王子，最後整理出一個原因：是因這名字讓我對牠產生許多美麗想像。如果說紅繡球像是活潑淘氣的小丫頭，那我的非洲王子就像一個孤獨的老王子。全班沒有人跟我養一樣的魚，顯得我的魚更加獨特。我想再也沒有人像我對魚有這般想像，整天為牠編織許多虛無的故事，並相信牠或許曾經是一個人。

在臺南某個菜市場外有一間自營的小水族館，從外面看店內光線昏暗，各個水箱燈光紫白。其店門口是一缸巨大高聳的魚缸，濁綠暗沉的水包裹住兩條長達兩公尺的象魚。象魚肥碩寬大，扁小的頭顱與巨大的魚身形成古怪對比。微光灑落之處魚鱗沉著地發射詭譎銀金色，然而陰影下卻又接近純純的黑，在幾乎靜止的水中來回凹折牠們柔軟的骨骼。當時我大約五歲，暗水中兩條巨大陰險的魚在狹小空間內糾纏以致擊破玻璃的

想像令我至今對淡水魚仍畏懼三分。每當家中的小魚生病，我不免要到水族館買魚用驅蟲藥。水族館是個充滿危機的場所，前頭雖是小巧玲瓏的魚蝦和溫順的清流。但只要一走到後頭，小魚和珊瑚瞬間萎縮成蒼白的燈，所有熱帶幻想融化為一缸缸空想的綠水，自極冷紫光中各種極似象魚的淡水魚面向我。細碎泡沫間，牠們奇異光澤的鱗身有如在濃濁河底中若隱若現，摩擦彼此滑溜的肌膚。不知何時向自己靠近，不知那鱗身主人之大，河底可怕與深海是可相比擬的。所有未知都是神祕富有魅力卻又恐怖的矛盾，可惜經過兒時的象魚震撼，河的神祕之於我似乎僅剩恐怖了。

每隔一段時間，當地殼搖撼趨於平靜甚至成為溫馴的搖籃時，我們便選擇將這股懼怕推到深處。生命不能總是惶恐，沒有力量抵抗未知於是以更多遺忘與歡笑包裹深處的恐懼。彷彿記憶中荒漠大地始終祥和，牛鹿本能地向更寬闊處奔馳，地表震盪不過如此。

前幾年的四川大地震同樣來得毫無預警，將人們辛苦耕耘的、搭建的、開墾的、經營的、構築的全都還給荒蕪。那時我們天天關注新聞，印入眼簾的盡是悲歡離合。生命之堅強，生命之脆弱僅僅一線之隔，肉體的磨難與意志的韌性在那土地崩解的世界反覆上演。當時有一位名為陳堅的罹難者，在被發現後救難人員不斷與他聊天保持精神，他

說自己剛結婚一年，太太剛懷了孩子不能沒有爸爸，然而最終在他被送去醫院前就過世了。這則新聞讓母親傷心很久，其他報導只大致記得，然而這位先生的名字與樣貌卻是深深地留在我們心中。

外婆家附近的菜市场外邊忽然出現一位新面孔。他的攤位很簡陋，僅一個小保麗龍箱上放著幾隻魚而已。他蹲坐在水泥地上蹲縮在箱子後，彷彿想將自己藏起來以免被龐大的市場吞沒。大聲叫賣的熱鬧聲似乎已將這個人的存在洗去，我們之所以注意到他並不是因他終於鼓起勇氣正視來往的主婦，而是他長得太像陳堅了。外婆跟母親接著的日子只要經過市場便記得跟他買魚支持他的生計，我想任誰都看得出那位先生的窮苦自卑，他總是垂頭低聲說話看起來是如此怯弱。人潮與自行車絡繹不絕接續在小魚攤面前經過，菜市场明亮吵雜的大攤位明顯地充滿不可抗的魅力。

偶爾賣好一點在他的箱子上會出現小塊的剝皮魚，但大部分都是平凡小魚貨。保麗龍上的小魚平躺著看起來有如那人的夥伴，伴隨他的窮苦席地而坐。通常在魚攤前我們容易覺得那些澎湃的魚類可憐，然而這個小魚攤的人和魚像是互相訴苦的朋友，當沒人光顧時他們便共享一種寂寞。

母親和外婆成為小魚攤的常客，那段時間我們餐桌上的魚一直是那幾種種類，瘦瘦

小小看起來十分令人同情。有時買魚可以看見他靦腆細微的笑容，安靜得快被吵雜聲掩蓋過去，但我清楚記得，至今還可感受到當時內心多麼快樂。後來忙於學業便很少再回去，某天偶然聽到他很久沒擺攤的消息，再過幾週才得知他因肝病已經過世了。

從此魚對我而言又產生新的情感。牠依然是特別的，無法令我喜愛也無法令我不喜愛，對於多重身分的牠我並不知該拿哪個的自己去面對，變化最大的一方從來就不是魚類。牠可以令我垂涎也可令我垂憐，時而交織恐懼與傷感的漣漪，亦或是在某個下午帶我遊歷無際想像而使我著迷不已，變化多端啊！但始終都是一齣獨角戲。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複雜人生體驗與繁複情感的承載體，我將某段時期的感性繫在牠的身上隨牠揚長而去，隨牠去擦拭老去的明鏡或許更沉入拾深海星骸，吞吐自由，化做萬千白花堆砌成浪尖上的碎沫。

失眠的夜晚銀光不經意地暈散，鱗片各自鑲有星光，我看見牠在靜流游返，帶著新的我回來。

〈魚〉評語

凌性傑

文學獎的遊戲規則裡，字數上限或許已經造成某種暗示，導致參賽散文總是容易寫得太多、太滿，試圖以龐大的訊息量去貼近字數上限。然而寫得太多、太雜反而讓缺點暴露無遺，少了令人深思低迴的情趣。〈魚〉這篇作品充分展現減法的奧妙，用最經濟的文字表達最深刻的情感，透過細節的描寫帶出個人觀察以及外在世界的變化。作者說他自己「愛吃魚、愛賞魚，但並不愛魚」，透過飲食與賞玩的片段回憶，連綴成一篇文章精彩而有深度的文章。篇章開頭，曬一夜干的情境呈現相當細膩動人。接著敘寫童年時養觀賞魚的經驗，暗示了成長中的孤獨與虛無。作者以輕盈的筆觸寫世事滄桑，曾經存在的終將消亡，跟魚有關的種種記憶不斷游返，同時也「帶著新的我回來」。這篇作品有一種冷靜節制的美，優雅，成熟且準確。

◎ 薛好薰

造船廠的童年

散文組優選獎作品



薛好薰



作者簡介

高雄人，臺師大國文系畢業，現任高中教師。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宗教文學獎等，著有《海田父女》、《輪到寂寞出牌》（寶瓶出版社）。

得獎感言

不知怎地，生活上林林總總的事，最後都分別歸放在天秤兩端，有時候左邊黑灰多一點，有時候右邊彩色重一點，就在左傾右斜的搖擺中，努力取得平衡，至少。得知獲獎的那個初秋黃昏，總算有件大大的喜事，重量足以壓過一天的煩憂。那是童年的記憶，在多年之後，發出遙遠的光亮。

造船廠的童年

薛好薰

母親曾在舅舅的造船廠工作，我偶爾也會跟著，和同是學齡前的表姊弟妹一起玩耍，在所有的玩樂裡我最喜歡的是，自告奮勇敲鐘。

其實那不算一口真正的鐘，只是一段小小鐵軌，拿榔頭用力敲擊，便噹噹噹作響，聽起來像鐘聲。這鐘聲是一種通知：該上工了、吃午飯了、午休結束、下班了。對我而言，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會，像指揮眾人衝鋒陷陣般，總忍不住使勁多敲幾下，彷彿擁有極大的權力，捨不得放。然後，眼尖地看到阿嬤怒氣沖沖出來制止，便吐吐舌頭，趕快開溜。

舅舅的住家和造船廠在一起，一長列東西向的平房，最右邊就是辦公室，第二間隔成前後，前面是祖先牌位及客廳，後邊是阿公阿嬤的房間，第三間是舅舅一家睡的大通鋪，第四間便是廚房飯廳和衛浴。住家外搭著鐵棚，放著裁切木頭的大型機具，再往外就是露天工地，而造船廠正對著船運繁忙的高雄港口，整個船廠和住家就是屬於我們的

寬闊遊樂場、幼稚園。

辦公室牆壁掛著黑板行事曆，上面密密寫著事項，還有幾個臨時抄寫下來的電話號碼，一張書桌、一個放滿文件夾和書的鐵櫃，沿著四面牆壁是木架，擺放工具和各種尺寸的零件。舅舅和舅媽忙進忙出，比我大幾個月的表姊已經被訓練得可以幫忙接電話，廣播找人。阿嬤不喜歡我們在裡頭喧鬧，總是要我們去別的地方，於是我們便樂得在工廠四周遊蕩。

工廠總是有幾艘不同階段的木造船停駐，有的是剛架好船身龍骨，一根根整齊排列如巨獸的肋骨，工人在肋骨間好像小動物般穿梭，敲敲打打，一根根、一片片地黏上肌肉臟器，創生一隻乘風破浪、吞食魚群的海上巨獸。而有的已經將浸烤且裁切完成、曲度密合的船舷板裝設好了，粗具外型，但船艙裡面的細部工程還在進行。這邊的幾艘還在架構，而另邊有一艘已幾近完成，只等髹上新漆，寫上船名，選擇黃道吉日便可以下水出航。

剛開始不明白，在陸地上建造這樣一艘大船，如何搬到海上？需要很多人前頭拉、後面推、兩邊扶著拉抬，像螞蟻搬運大螳螂那樣嗎？後來才注意到，船一開始便建造在一架有輪子的平臺上，而平臺下有軌道直通前面的海，我常順著軌道走到海水處探看，

港內的波紋細細打在軌道上，可怕的海蟑螂一見到人接近便到處奔竄，讓我也驚嚇地到處跳躲。有時漂來塑膠袋、稻草、空瓶子、保麗龍、枯枝，在軌道和枕木上來回翻滾，海水的顏色很深，軌道就沒人這片看不見的墨藍裡，我很好奇，它究竟一直延伸到海底何處？船會順著軌道一直潛到海中龍王宮去把魚抓上來嗎？

附近有好幾家造船廠，總是充滿嘈雜的聲音，近的、遠的，此起彼落，鐵槌敲打船板之外，當大型電鋸裁切木料發出高分貝刺耳的聲音，連說話都得暫停，否則即使面對面也要嘶吼著，加上比手畫腳、看對方嘴形，才能勉強會意，有時機器聲戛然而止，耳朵突然呈現真空，那放大音量的話來不及收回來，直接砸在耳膜上嗡嗡作響，語句反倒變得一片破碎、模糊。

鋸木頭的聲音暫時停歇後，揚飛在空氣中的木屑尚未落定，眯眼的同時，可以聞到木頭的特有清香，彷彿這海港邊長著一大片看不見的芬芳且茂密的森林，在這個稍寧靜的短暫空檔，大家趕快接續未完的事情，交代完，轉身去喝幾口開水解渴，此時若有冰水，灌下喉，一路冰涼到胃腸，更是消暑。

木頭香味一直在，因為空地堆放很多原木等著丈量、裁切，這些未來的海上巨獸，即使尚未成形，已然散發著混合了自由、冒險、漂浪、凶險、豐饒……等渾厚氣味。而

堆積在電鋸臺下的一層厚厚木屑，踩在上頭異常柔軟，高級地毯都沒有如此的輕柔，那感覺應該就像踩在雲端吧。多年後，當我踩在松針鋪地的山徑時，這股久違的感覺才重新喚起。木屑與零星木頭都有用途，每隔一陣子母親便將木頭裝滿尼龍袋，用光陽機車載回家煮飯燒水，而木屑裝在一個油漆罐中，加上一些柴油，便是絕佳火種，連未上學的我都可以輕易讓大灶生起火。如今想想，即使是些畸零的木塊，都是上好的防水防蟲的檜木，也許當時臺灣的木材資源還算豐富，禁得起這樣浪費，如果是今日，肯定會變成高級的木刻工藝品原料。

有時，腥鹹的海風改變方向，夾著油污汗臭味襲來，蓋過木頭的香馥，港口的海水常浮著一層油漬，起伏反射著陽光，閃耀得異常刺眼。船隻進出頻繁，看大大小小的貨輪、漁船、小艇由不同方向逐漸逼近，劃破這些泛著異彩的浮油，響起警示的氣笛聲，我一旁看著覺得危險，似乎就要碰撞上了，但神奇的是，它們總可以安全錯身而過，行駛在既定的航線，有的抵埠，而有的啟航。

高雄夏日的太陽像猛烈抽著鞭子，抽得皮膚整片的熱辣紅痛，小時候不懂得畏懼陽光，總待不住室內，成天尋找好玩的東西，或在木材堆、鐵軌上來來回回跳耍。母親遠遠看見時，總要喊我趕快進屋裡去。她戴著斗笠，用毛巾蒙覆整整張臉，只露出眼睛，穿

上長袖，在大太陽底下工作，為整艘船塗上防水、防鏽的灰漿。我曾在船下，仰頭眯著眼看母親工作。她一手拿著塗灰罐，一手拿著窄上寬，有斜角的鐵片，舀一些灰抹進螺絲孔洞中，並且利用尖端在孔洞中攪了攪，多次之後孔洞填實了，最後再把洞口抹得和船板一樣平整，還有那些為了讓船板有伸縮空間而塞了麻繩的縫隙，母親也一一塗平，等上了漆後簡直了無痕跡。先前也有別的女工一起工作，但是不知因為貪快或不夠細膩，洞孔總是坑坑疤疤，事後得花更多時間修補，於是船東都指定母親，後來她變成工廠裡唯一的塗灰女工，比其他師傅還忙碌，最高紀錄有七艘船同時建造，時不時便有師傅在不同的地方喊著：「ㄟ，塗灰的啊……」在師傅的眼中，母親只是蒙著臉面的沒有名姓的女工，一天領幾百元薪資，比不上他們的專業和收入。

母親經常就這樣在幾座鷹架間來來回回，上上下下，但這都遠不如在船艙內工作的辛苦。用來裝盛魚貨的冷凍庫蓋得嚴密不透風像只燜燒鍋，烈日高高，持續地烘烤著，如今想來，母親一個人在陽光不到的暗處，就一個小小燈泡塗著灰，也塗著寂寞，體內的水不斷由毛孔湧出，滴滴下來，濕透衣背，簡直要乾涸枯竭了，如果體內還有什麼沒有被高溫蒸發，大概就是希望吧。

即使造船廠是大舅的，母親和其他工人一樣努力，甚至覺得要更努力些，不能落人

口實。每到休息時候，咕嚕咕嚕直灌上好幾杯開水，吞嚥聲就像電視中的飲料廣告，發出極大聲響，感覺非常豪邁。後來才明白，那不知忍耐了多久的乾渴，只能以這種牛飲的方式澆灌。這種喝水的習慣，母親一直到老年都未曾改變，我如今看著她喝水仍是一杯接著一杯，有時候喝得過急而噎到，彷彿喝完之後立刻就要上工，心中總是不忍，她似乎已經忘記可以緩緩來，時間其實多得很。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母親原來有點懼高，但是，她如何克服恐懼，顛巍巍爬上船身外臨時搭架起來的簡陋鷹架？那些造船工人駕輕就熟攀爬來去，扛木料、敲打裝釘，她得小心翼翼走在搖搖晃晃的窄窄橫木上，再坐下來攪動罐子中的塗料，以免天熱乾燥得快，日頭光光，無所遁逃。那麼長的工作時間，心中想的是什麼？一定有某些念頭，例如家庭、兒女，支撐著她熬過的吧。

豔日、噪音、木味與腥鹹海風，因為一隻斷臂猴子而起了一小漣漪。

阿公不知從哪裡帶回的，用長鍊子綁在鐵棚的柱子上，活動範圍很大，牠可以跳上跳下。人們作工無聊了，趁喝涼水歇息的時候耍耍猴子，猴子被耍久了，也懂得還擊，撿了地上的木塊躲在高處，趁人走近時丟擲，開心地跳上跳下吱吱叫，連狗也遭殃，汪汪怒吼。很多人莫名遭到偷襲，但這些鎮日勞作的工人，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小小休閒

娛樂。猴子也是。

猴子在造船廠裡是個不協調的、突兀的存在。當我無聊時，搬張椅子坐在牠攻擊範圍之外觀察牠，看牠在架上走來走去，坐下來搔癢，不時向噪音來處張望，有人經過便小心警戒。再來，就是偷偷觀察我。和牠四目相對時，我總覺得牠彷彿懂得我，懂得我在等待母親下班，懂得我和母親之間也有一條無形的鍊子彼此牽鍊著。

偶爾我留在造船廠過夜，夜裡一片闐寂，遠處的漁港和貨輪燈火高高低低，像鬼火閃忽，近處幾艘完成和未完成的船，在夜幕覆蓋下矗立著，只顯現輪廓，我在客廳或房間中，對這些隱身黑暗裡的船隻有著恐怖的想像，也許海盜或幽靈船的卡通看多了，便不大敢注視，怕看到船突然飄揚著骷髏旗幟浮在空中，又怕看到自己也不知道的什麼，尤其，當看守的黑狗突然一陣狂吠，大舅出門巡看時，更是讓我心頭發冷，起雞皮疙瘩。

印象中我從未見過一艘船的第一根木料是如何安置上的，所有的船永遠在「施工中」的狀態，建造的過程似乎很緩慢，然後，就像久久才見的親友之子，記憶中只是個喜歡哭鬧無理耍賴的小子，變成滿臉冒青春痘聲音粗嘎的少年，再來，突然長成就要進入職場的成熟青年。經過幾個月默默的建造，船身逐漸成形，再由專做細工的師傅搭上

俗稱「大公厝」的駕駛艙，之後，推進器的車葉、船錨也裝上了，不知不覺洋溢著的喜氣就像新漆一樣鮮明，招人注意，連小孩子都可以嗅到這股氣息，充滿期待。簇新的船身題上吉祥的船名，通常是三個字的，某些字因為出現的頻率太高，因此，還未就學的我便像認識卡通臉譜般記得那些字，如：金、發、滿、盈、榮、祥、吉、大……等排列組合出「金明滿」、「協順泰」、「福富發」……，等到黃道吉日，懸掛繽紛的大小旗、紅綵球，船東、船長、船員站滿船頭，準備了幾串長炮，幾大袋的糖果餅乾，混雜一元、五角的銅板，一群小孩候在船下，尋找最佳的位置。等吉時一到，用香炷點燃鞭炮，霹靂啪啦，炮光炸開，煙霧瀰漫，炮屑四處彈射，小孩邊尖叫著躲避，一邊眼明手快撿拾，一陣煙塵中，船身由底座拖曳著，順軌道的斜坡緩緩滑動，滑進海港中。我停止了撿拾，好奇張望，船會如何駛進海底？

但是，它只是鼓斜著船身入海，往下一陣子之後便離開底座漸漸地浮起來。接著馬達開始運轉，煙囪冒出黑煙，撲撲撲撲，轉個方向，開走。之後，底座被拉上來，濕漉漉的。原來只有它，是真正沿著軌道到達過港底。

新船下水的興奮和喧嘩，一直持續到捨不得吃的糖果餅乾慢慢變融、變黏、變軟，終於在螞蟻大軍來臨之前趕快把它吃完，之後，再耐心期待下一艘新船落成。

白天，工廠持續發出敲敲打打、磨利工具、鋸木頭的聲音。中午有一個小時休息，吃飽了飯，一群小孩被打發去睡覺，在床鋪打打鬧鬧一番，也就漸漸安靜下來。我是不想睡的，躺在床上眼睛晶亮，等著時間一到便要敲鐘。然而，在豔陽下，午後，風彷彿也靜止了，只有大型的工業電扇賣力地吹送溫熱的風，來回地搖著頭，嗡嗡作響，成了助眠的唯一旋律。

隔壁工廠下午上工的鐘聲噹噹，突然一陣亂響，敲醒眾人未成形的夢，不一會，便有機器開始隆隆運作，我看到工人窸窣索索從屋簷、樹蔭、布棚下起身，打著哈欠搔搔頭髮，活動腰背，扭開水龍頭，彎下身掬捧雙手的水，往臉上沖洗，順道洗了一下毛巾，擰得半乾，圈圍在脖子，繫上掛滿螺絲起子、扳手、捲尺、榔頭、虎口鉗……的工作腰帶，最後戴起斗笠，有的乾脆直接赤裸著黝黑發亮的上身，眯眼看看外頭的燦爛，之後，便闊步走向陽光下那一艘艘等候著他們的船隻。

〈造船廠的童年〉評語

劉克襄

母親、猴子和我，貫穿了本文的主要內容，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造船廠的特色因而呈現。

最精彩的角色，個人以為在母親工作的描述。由於造船屬於陽剛的男性世界，母親的出現，形成強烈對照，只可惜著墨的篇幅不多。猴子則讓整個故事有了意外而有趣的橫生，活潑了整個故事的傳統敘述。

作者小時在造船廠的生活影像，或許是主軸，也是本文最豐富的血肉。其行文鋪陳相當活靈活現，未臨造船廠者，同樣能透過文字，在腦海中浮現生動的畫面。但若無母親和猴子的點滴在旁，還是不易撐出這個故事的獨特性。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一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決審委員：凌性傑、焦桐、楊翠、楊佳嫻、劉克襄（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林美秀研究員、施雅芳、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

記錄：紀竺君、姜呈穎

會議內容

散文類共有一百五十八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選出十二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兩票的三篇，一票的九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編號	作品名稱
二票	神軀（楊翠、劉克襄） 魚（凌性傑、焦桐） 造船廠的童年（凌性傑、楊翠）
一票	我和我的苦行之旅（劉克襄） 建國第二公寓（楊佳嫻） 降B調（楊佳嫻） 界線之南（凌性傑） 過田（劉克襄） 瘋子（焦桐） 自白（楊翠） 言靈術（楊佳嫻） 沙漠玫瑰（焦桐）

評審推舉焦桐為本次主席，主席請各委員發表整體作品看法與評選標準。

整體意見

劉克襄：

看打狗鳳邑文學獎最享受的事就是內容包含了很多高雄相關的事物，因為高雄地方大，每次評打狗鳳邑文學獎，得到的不只是高雄小旅行，是高雄大旅行。相較於小說，在散文裡面南方特色更加的明顯。這次的作品中也有非常多描寫了只有南部人，甚至只有高雄人才知道的東西，這或許是打狗鳳邑文學獎意義最特別的地方。至於文學的好或壞，這不容易判斷，每個人的寫法、文學觀點都不一樣。就這十二篇入選而言，要選出三篇很困難，或許找出四篇或五篇不難，但要找出第一名，不容易。

楊翠：

過去參賽作品不論是散文或小說，高雄圖像都是很鮮明的。雖不是特別營造，但過去作品的港都氛圍、海的意象比例很高，而這次比較多具體場域細節的描寫。最有趣的部分是對不同的族群、生活遭遇、細節的摹寫，空間感與味道很鮮明。另外因為沒有最少字數限制，所以有些作品只有一、兩頁長度，雖然文字很好，卻容易不被納入考量，這或

許在公平性上有些疑慮，可以考慮規定下限。當然，字數多也容易出現議論性的東西。不過整體而言，這次入圍的作品，整體文字是乾淨、自然而不做作的。

凌性傑：

這次的散文整體而言生活感非常強，在敘述生活經驗時，所呈現的遭遇、生命經驗的面貌是多元的，無論作者是否生活在高雄。這裡頭包括對於城市的歷史關懷、自身的生命經驗、生理或心理的疾病，也有寫到宗教經驗，重複性並沒有很高，每位參選者都寫出個人的特色，就入選的作品而言，很多是刻意塞滿五千字，但內容可能三千字就可以講完了，所以我想在字數限定方面，是可以再做討論。另外，有一些作品應該有參考過去得獎作品的風格，如造船廠，應該有參考去年的首獎作品。

楊佳嫻：

我的讀稿經驗跟凌性傑相似。現在五千字投稿都不一定會被報刊接受，限定在五千字內可能會有作品膨脹的問題，而用很少的字數仍寫得很好也是不容易，所以如同楊翠老師所說的，字數限制可以再討論。這次入選的十二篇作品都在我的選擇名單中，沒有哪件

是覺得較差的作品，任何一件作品得獎我都可以接受，但換言之則是這次沒有看到自己非常喜歡的作品。不過在閱讀時，有些作品不一定寫得最好，但選擇的主題很特別會吸引我的注意。這次有些作品寫到高雄感的東西似乎跟我的高雄經驗不太一樣。對於只有童年時期是在高雄度過的人，尤其是女孩子，活動範圍是被限制的，所體驗到的高雄是局部的。所以這次閱讀上給了我新的體驗或更豐富的高雄圖像，這是這個獎項一直對我很有意義的部分。

焦桐：

這次作品城市的主題相當明顯，我想這沒有問題。但可能是離開太久，反而有些場景的描繪對我而言是很新鮮的，感覺好陌生。將近二十年來我都在思考的問題就是散文的特色是什麼？該怎麼寫才能不依賴故事和情節而依舊迷人？而我越來越清楚我要的是什麼，第一個就是要好好維持文學性。文學性的部分往往在於細節的描繪，所以我非常欣賞作品的用力與準確性。比如孤獨感，這次讀到幾篇有不錯、很準確的描繪。比如靈媒的孤獨感、神明進出身體的感覺，這是我所沒辦法想像的經驗。另外就是水族館的描繪，透過光、透過魚的身體，把孤獨感寫得非常好。我對於這次的參賽作品給予高度的

肯定。

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十二篇作品依序由各評審表達支持或選擇放棄，若有其他評審附議，該作品就可進入決選投票。

〈我和我的苦行之旅〉

劉克襄：

我想替這篇爭取。因為這篇將一個高階知識分子或主管，一直沒能懷孕的痛苦、掙扎感覺寫出來。「你」就是那個無法生出的孩子，把自己的心情與無法生育和家庭無形的壓力寫出。我想她的感受是值得替她爭取的。

楊翠：

其實我原來想選。這篇文章如果純粹就不孕女子面對自我生命處境的糾結、掙扎、自我對話、拉扯，是好的議題。但這篇文章的對話對象「你」，有些語境是有些過度的，比

如「你」搾光母親、沒有「你」就是人生亂世之類的。這樣的寫法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有些地方有點不自然，沒有足夠的前後文讓這個強烈的情感自然產生。我覺得強烈的感情是能理解的，但因為她是用喃喃自語的告白體對話方式，所以社會性、家庭性、文化性沒有表現出來。我想可惜的地方在這裡。

楊佳嫻：

這個題材很特殊，作為女性會多看幾次。痛苦表達得很深刻，但疑慮有兩點。第一是作品內容很像在同一個部分打轉，沒有更多其他內容表現。再來就是她完全沒有省思的部分，她身為一個女性，一個工作地位高的女性，她為什麼會受困於這樣的情境，為什麼不孕令她感到如此欠缺、不安。這個問題應該不只是個人很喜歡孩子這麼簡單，我想還有社會結構的問題。所以我會覺得很可惜，沒有寫到她為什麼會苦行，而只寫到苦行而已。

劉克襄：

我不堅持保留。

〈建國第二公寓〉

楊佳嫻：

苓雅寮跟我生活的地方相近，但我對此地倒是沒什麼印象。雖然這地方的描寫跟着村有些類似，但給我很新鮮的感覺。我會選這篇是因為文字的流動感非常強烈，文章有些部分會令人想到詩。用流動感來描寫記憶，很適合。相較於其他十一篇的文字都很確定，這篇遊蕩著一種生澀感。

劉克襄：我也有注意到這篇的文字風格，但文字的特殊性應該更成熟一點，也不是文法不通，但有些確實不順。

楊佳嫻：

有些地方我認為是作者刻意壓抑語言，跟一般語言不太一樣，但是成是敗只是一線之間。不過文字是有點特色的。

劉克襄：

這篇我覺得可以保留。

〈降B調〉

楊佳嫻：

這篇吸引我的是性別體驗題材的書寫與青春校園的場景。這篇的結構作者是有設計過的，通過音調與樂器、降b調與C來比喻性向對他而言是差不多的，但其他人可能一聽就聽出來了。這裡面鋪陳的青春、無奈的、受挫的，我覺得很不錯。這篇寫得很不刻意，不是為了寫同志而寫，是很自然地寫出，在青春環境中的哀傷，描述了被排擠的痛苦，但又非常的自然。用比較輕盈的寫法描寫痛苦比用沉重寫沉重好得多。

劉克襄：

這篇比起〈建國第二公寓〉我更加喜歡，這篇我可以附議。

〈界線之南〉

凌性傑：

我沒有很堅持這篇，但這篇給我很誠懇地敘述的感覺。這篇作者的寫作經驗應該不是很豐富，但他很認真地去看自己的身分跟外籍勞動者的狀況。他用替代役的眼光來看越南來的勞動者，不過在敘述時可以轉換成屬於自己的感動性寫法，而非用跨國新娘這種比較通俗的寫法。題目的「界線」也可以多做延伸，對食物的描述也有發展的空間。我挑出這篇是希望討論可以被記錄下來，作品有其不成熟之處，但就書寫的情感我是非常認同的。保不保留我不堅持。

楊翠：

我比較不喜歡這篇的剪裁。

焦桐：

這篇的情緒有點露骨，在敘述上沒那麼成熟。

〈神軀〉

楊翠：

我再看兩次發現非常喜歡這篇作品。第一次看是被敘述角度吸引，第二次看發現文字滿有韻味與音樂性的。其透過身體作為神的載體來描寫父女關係，再延伸到家庭的夢遊症，以身體作為場域，延伸為家庭、人神之間通聯的寫作策略是非常好的。前半部身體記憶的疏離、蒼白，還有父親本身與作為神的載體的父親兩者間複雜的關係也寫得滿好的。另外父親成為傷體，不能再承載神的時候自己的態度，和作者試著成為神的載體，這種在邊界上移動的精神狀態，這部分描寫也是好的。這篇打動我的是人跟身體的疏離與親近的關係，與親子關係。

劉克襄：

我會把這篇推入前五名來做篩選。我想寫出一篇好的散文也必須挑戰新高度，這篇透過這個議題有展現一種新的高度，推薦這篇進到第二次投票甚至前三名。

焦桐：

我是被這篇題材吸引，但我想寫作功力還有待加強。

楊翠：

我想補充，我媽媽不是乩童，但她是聽得懂乩童話語的那位，所以我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在閱讀的時候我確實會想起我媽媽的身體，還有她如何去傾聽那些話語。這就是我理解的部分，我想作者是有表現到的，但當然我的理解或許沒有那麼深刻。

焦桐：

我比較希望散文的寫作應該在文字上有些修飾，不應該太過於依賴的套語，不該是「縮成一具嬰孩」，嬰孩也是可以舒展開的。如果沒有其他意見那這篇保留了。

〈過田〉

劉克襄：我想這篇相較於〈建國第二公寓〉，文字是較沒有挑戰性的。或許提到氣爆事

件不是好的手法，但也確實反映出一部分現狀。而透過女中學生、由東往西進到市區裡，透過自己的成長歷程把高雄的社會趨勢提出了一番詮釋與論述，我覺得這論述在這十二篇裡好像也不是特別的，但也確實在這四、五千字中點到了，而且是用自己的成長來講這個看似龐大的議題。

楊翠：

就類似的生活題材而言，這篇比較平淡一點。我想這篇的文句濃度是弱點。

焦桐：

沒有人附議就放棄了。

〈魚〉

凌性傑：

這篇是用很簡單的敘述方式，藉由細節來呈現成長經驗。而且作者拼湊了很多零碎的片

段，但這些片段又不會讓人覺得勉強，還有很多水族、魚類的描寫，作為成長經驗的對照。這中間還有用賣觀賞魚的樣子來串起童年經驗。但是第三頁，有些連結怪怪的。從四川大地震到外婆家賣魚的攤販長得像地震罹難者，這部分的接續稍微奇怪了點。但我非常喜歡作者用很簡單的方式來呈現他的生活感。

焦桐：

這次作品裡這是最喜歡的一篇。我覺得寫得真好。從晾一夜干到觀賞魚，到水族館，到大地震。晾一夜干那段不長，但我覺得寫得真好，好準確，好到位。看過那麼多人寫一夜干，沒看過寫那麼好的。接下來又提升到抽象的思考層次，作者說這醃魚的動作很像某種淨身的儀式，我想這是很高明的寫法。這篇文章思考寫得相當的深沉、成熟，情感也相當內斂，只有高手才能做到此。甚至作者寫到小時候養象魚，把象魚在水族缸裡肥碩巨大的身體、光和影，把五歲小孩的心思寫得很細膩，讓我覺得怎麼可以寫得那麼準確深沉，對於景物的描寫與情感的投射也非常貼切。水族館背後是那麼恐怖的藥品，這也令我感到驚訝，他在從恐懼拉到抽象的思考，「生命不能總是惶恐，沒有力量抵抗未知於是以更多遺忘與歡笑包裹深處的恐懼。」這些段落的連接是深思熟慮的，並非偶

然的。到結尾時也納入了這些人生的複雜體會。我給這篇作品相當高度的肯定，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它。

劉克襄：

這篇好的部分真的是一夜干，第一頁也寫得最好。第二頁的象魚這裡也有相當的功力，但大地震這段如凌性傑所說的，是敗筆，非常可惜。在短短一篇散文裡有敗筆是相當扼腕的。但我還是願意投這篇一票。

〈造船廠的童年〉

楊翠：

整篇結構確實好像有看過。但純粹就文本來看，我喜歡這篇在生活細節、生活現場的生動描繪，還有在氣味等等感官經驗的描寫，還有父母親、大人們的勞動現場與孩子的遊戲現場，那種差異的空間。我想就單純文本看，這篇的細節與生活感是很好的，所以我選了它。

凌性傑：

這篇很厲害的是選取了比較特別的材料，但確實很像去年的首獎用拆船業、用拆卸來寫記憶的重現。而這篇用製造產業來呼應城市的勞動特質，這部分跟去年的結構非常相像。而且都回到經驗裡去，用孩子的眼光來看城市的變遷。在去年看過這麼好的作品後，今年這篇反而沒有那麼突出。不過在呈現倫常關係時，每個人的個性、面貌是過於模糊的，比如作者在描寫與母親之間好像有一條無形的鏈子連接著，但我覺得文章裡親情的書寫方式稍微淡薄了點。不過作者厲害的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段落，猴子的出現使得文章有點趣味。我想這是這篇文章的趣味也值得思考。

楊佳嫻：

這篇當初沒有投的主要原因是跟去年結構太像了。但這篇的文字是好的，清晰又活靈活現。但整篇文章的結構太過穩當了，而猴子的出現破壞了過度穩當的感覺。那麼穩當反而欠缺驚喜，有隻猴子出來亂好像襯托出港邊水手的樣子。

劉克襄：

猴子這部分確實是讓整篇活起來的部分。但這篇如果用母親來談造船廠這種男性主體的社會，會比猴子更加鮮活。沒能把母親的比重更加提高，十分可惜。不過這篇確實是在我的前五名。

焦桐：

看來這篇是值得保留下來的。

〈瘋子〉

焦桐：

我投的。我一直為瘋子所著迷。從臨床醫學，如〈神軀〉裡那樣的靈媒，其實也是某種精神病的表徵。如果從傅柯的角度來看，瘋子其實有深刻的內涵。但這篇我判斷無法進入前三名，所以我放棄。

〈自白〉

楊翠：

這篇描寫疾病照護者的生存環境，這是特別的。一般描寫疾病是寫病體、病人或者疾病本身，但這篇文章描寫面對疾病者時，內心的陪伴與掙扎，甚至升起邪惡的意念，描寫這種也許是憐憫的、也許是受苦的，在邊界裡徘徊的情境打動了我。作者用告白體的書寫形式，對疾病主體對話，疾病的書寫也很鮮活。

劉克襄：

這篇很多大段都可以刪掉，比如第一、二、三段五月暑氣，或使用嗎啡像慢性自殺等等，這篇有許多部分都可以像手術刀一樣切掉很多肉，感覺會更好。

焦桐：

我為〈自白〉講幾句話。這是在華文文學裡面很少出現的懺悔，懺悔在英文裡面是坦白的意思。而長期照顧癌末病人，那是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在作者內心裡出現了想都不敢

想的期望，希望她早點解脫，這是非常不道德、違反禮教的，他敢講出來，我覺得這是一種美感。我剛看楊翠有點猶豫，我反而鼓勵保留下來。

〈言靈術〉

楊佳嫻：

因為我非常喜歡〈降B調〉，所以選擇放棄這篇。但這篇比較特別的是，試圖討論日常語言的效力是如何被發揮，有些東西滿有趣的。年壽折現，換來換去，好像有個銀行可以匯出匯入很有趣。但我對這篇沒有愛，所以我就放棄。

焦桐：

〈沙漠玫瑰〉我放棄。經討論結果六篇作品〈建國第二公寓〉、〈降B調〉、〈神軀〉、〈魚〉、〈造船廠的童年〉、〈自白〉進行投票。

經評審討論後，分別以一至六給分，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神軀	魚	造船廠的童年	降B調	建國第二公寓	自白
焦桐	3	6	5	1	2	4
劉克襄	6	4	2	5	3	1
楊翠	6	1	5	2	3	4
楊佳嫻	5	3	4	6	2	1
凌性傑	5	6	4	3	2	1
總得分	25	20	20	17	12	11

因〈魚〉和〈造船廠的童年〉同分，由五位評審舉手表決投票，投票結果由〈魚〉以五比〇拿下評審獎，〈造船廠的童年〉為優選獎。

主席宣布二〇一五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神軀〉

評審獎：〈魚〉

優選獎：〈造船廠的童年〉

